

五先堂文市權酤

五先堂文市權酷卷之二

目錄

法度篇

因民篇

順治篇

持要篇

政體篇

亂分篇

正名篇

感齋

化

去智篇

同察篇

失政篇

仁柔篇

用人篇

課官篇

慎任篇

器使篇

適用篇

擇賢篇

信心篇

公利篇

攘奪篇

儉潔篇

節用篇

計晚篇

幾先篇

避禍篇

以

五先堂文市權酷卷之二

楚柳後學袁子讓仔有父著

兄 袁子謙虛受父

弟 袁子訓經翼父全校

男 伯獻

仲璿 全錄

法度篇

法者天下之公也。堯之丹朱。舜之商均。啓之五觀。周公之管蔡。雖父子兄弟之親。不能私也。母之愛子也。倍父令之行于子也。十母

吏之于民無愛。今之行于民也。萬父母。父母積愛而令窮。吏用威嚴而民聽。齊民莫如法。此可以決矣。昔韓昭不用申子之謁。而曰敗子之道。魏世祖不私賞罰之法。而曰朕與天下共之。誠以法者不容私也。故法之所在。鉅子腹藪不能私其子。理之所曲。羊舌肸不能庇其弟。等威不可僭。則羊尹可以斬令尹之旗。逃藪不可開。則臣下可以執王宮之匿。法在茅門。則雖太子踐雷。而廷理得以斬其輶。法在肅旅。雖以楊干亂行。而司馬得以戮其

僕令在如期。則雖以顛頤後至。而晉人得以正其法。犯殺人之禁。則雖以湖陽公主之奴而不能逃。強項令之誅。殺王者之使。則雖以薄太后之弟。而必下自引分之詔。大中大夫至貴也。一戲殿上。而丞相得以檄召而議。斬太子藩王至尊也。不下司馬門而公車令能効奏而遮留。卽中令小臣也。得以妃妾之分。而撤夫人之坐席。軍門都尉小官也。得以將軍之令。而遏天子之乘輿。凡此者。豈過爲是激厲堅執。以示坑卬法在故也。今家人之治

六十四卷
二卷
二十
產也。相忍以饑寒。相強以勞苦。雖遇師旅饑饉。溫衣美食。必是家也。相餘以衣食。相惠以逸樂。天歲不然。嫁妻賣子。必是家也。故法之爲道。前苦而長利。惠之爲道。偷樂而後窮。是以人主作法于顯。以禁天下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所以治也。雖然。法固有不可行者。肩鑷雖固。不能不窮于負篋擔囊之盜。檻車雖厲。不能不窮于刻軸麻約之奸。是故以東漢之苛察。而河南南陽。尤不可問也。

法度篇尾

因民篇

楛笏干戚不適有方鐵鈎登降周旋不逮日
中奏百。狸首射侯不當強弩趨發。干城鉅衝
不若煙穴伏櫜。古人極于德。中世逐于知。當
年爭於力。故先王以政繩之。聖人有言曰。規
有摹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柰之。何言世變
也。是故鼙鼓興而蕢桴廢。汚尊息而几筵張。
大路起于堆輪。龍舟生于落葉。忠變爲質。質
變爲文。持世者不順其勢。而欲以文反于忠。
是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是日食大雩。而使

之茹菽也。孟奔引牛之尾，膺裂而不行十步，
條貫其鼻，則童子策之矣。司馬蒯臚提劍之
鋒，則刖其指。若提劍之觚，則九夫所擊，無不
斷矣。故順其勢，則爲提劍觚，而逆其勢，則爲
引牛尾。此其事之章明較著者也。故結繩之
約，不可治亂。秦之緒，下羽之舞，不可解平。城
之圍，夫爲國之道，有似治身。平則致養，疾則
攻焉。夫刑法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
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
以刑法致平，是以藥石養生也。如使承百王

之會。值厄運之際。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出
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拑勒。鞅鞞以救之。豈復
鳴和鸞。清節奏哉。故因時之勢。順人之情。治
道之要也。雖然。人情亦有難。盡洽者。美色所
悅也。軒皇愛嫫母。而鄙落英。陳侯悅敦洽。而
醜陽文。嘉樂耳所好也。漢順勝山鳥。于沙門
文侯。貴椎鑿。于金石。雁鵠。孺熊。衆口所嚙也。
而文王嗜菴獸。春蘭秋蕙。衆鼻所芳也。而海
人隨臭。人心難一。類如是矣。故禹決江河。民
聚瓦石。孔子攝相。民歌麋鞞。子產聽鄭。民有

謗言然則君子之爲政固當順民亦不必
一適民也而况終無不適之民哉。

因民篇尾

順治篇

馬蹄踐霜雪。毛禦寒風。齧艸飲水。性也。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烙之。馬之死者。過十二三矣。馱之棧之。檝之策之。馬之死者。過半矣。陶曰。我善治埴。圓中規。方中矩。匠曰。我善治木。曲應鈎。直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鈎繩哉。治天下者。不可以三治治也。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則環而聽之。故觴海鳥以大牢。則驚忌不食。載鼉以車馬。則獮

走不安。樂鵠以鍾鼓則悲眩不視。非其性也。夫萍根生于水。木根生于土。鳥排虛而飛。獸蹶實而走。自然之性也。兩木相摩而然。兩水相合而流。圓者相轉。竅者常浮。自然之勢也。天不能秋。蓮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洛。橘汶貉。是以聖人不違俗。人不能手步。足握。是以聖人不違人物。不能魚飛鳥馳。是以聖人不違物。禹決江河。爲天下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教樹秔。爲農功始。而不克使禾冬生。豈人事不至哉。順其性也。韓子曰。治大國。

若烹小鮮。道在勿撓。唐太宗曰。治天下如建屋。戒在數移。牧子曰。治天下猶作牧。患在害馬。此皆順之說也。不觀之種樹者乎。一日百至者槁。三年而反者拱。數治則殘。不擾則生也。是故君子之治民。一切因順。如妣氏行裸國。裸入衣出。如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如孔子變魯。獮較行兆。如叔孫。酈生謁高祖。短衣叱使。誠順之也。禹之行天下也。水行用舟。陸行用車。塗行用轆。沙行用鳩。山行用櫟。泥行用橇。周圍工之養虎也。不以生物予之。懼其

殺之之怒也。不以金物與之。懼其裂之之怒也。治民者。如禹之變化。則無行不宜。如圍正之養虎。則可以媚養天下矣。

順治篇尾

持要篇

昔人有子乘父車而馬不進者。遇造父釋其子請助。造父攬轡而馬行矣。茲鄭子引車上高梁。難之。鄭居轅而歌。前者上。後者趨。而輦乃上矣。故國者君之輦也。勢者君之轡歌也。苟爲無術。則齊王躬聽計。披押券。而吏削其中。魏昭習讀法。閱數簡。而卧隨其右。光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而身勞于國。知盡于事。非所謂追日影之夸父。逐之隅谷。而不免道渴者邪。非所謂遊少海之士。棄煩且之良舍。騶

子韓樞之巧。而以為不如下走者邪。夫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秦越遠途。靜立安坐而至。因其械也。夫必恃人主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將令人主耕以為上服。戰厲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上不太勞。而民不太安乎。故曰。使匠化而為木。則不能治木。紅女化而為絲。則不能治絲。使聖人化而為民。則不能治民。是故智反無能。故能使眾能。能報無為。故能使眾為也。今宮室之美。繡之華。不美。

織者而曰棊也之服。故處大官者。不欲小察。管仲之薦代。不取鮑叔之煩細。而取隰朋之惇大。曹叅之爲相。不倍蕭何之約束。而訓齊相之謚寧。太宗戒房杜之受詞。謂非宰相之職。玄宗不欲姚崇之序吏。云非大體之存。彼豈惡才諛之臣哉。謂夫屑屑者之非體也。譬之牧馬。以馬課圍。則馬自肥。至廐案馬。則馬益癯。政尚大體。章章如是矣。

持要篇尾

政體篇

嘗謂有天下者以天下爲樂。娛耳目。供鼻口。其患至于饑色。奸黠。五情爽惑。以天下爲勤。竭聰明。盡知力。亦至于饑色。奸黠。五情爽惑。夫政自有體也。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御于車上。則驥不勝人矣。控馬之轡。則四馬盡力。弛轡不執。則馬逸而走矣。人主之馳騁天下。亦有車。控御臣下。亦有轡。乘其車而御其轡。明主之所以治天下也。今夫救火者。挈壺抱甕而赴。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而趣使。

人則制萬夫。故臨江而釣。雖有箴芒芳餌。加之以詹何媚環之數。尤不能與網罟爭得。射者扞烏號。彎綦衛。重之以羿逢門之巧。尤不能與羅者競多。是以聖人不親小務。賢相不躬小事。虞舜主治。不自爲官。李泌爲相。不主一職。丙吉不問橫道之人。而問牛喘。陳平不答錢谷之問。而曰自有主者。漢王入關。諸將爭取寶物。而蕭何獨收圖書。唐宗每克城。人爭取賄賂。而玄齡獨采人物。巫馬期戴星。乃治單父。而宓子賤直鳴琴。而治墨子救宋。重

跣來往而干木鎮。魏身不下堂而安。誠得其要也。摠天下之要。則治海內之衆。若使一人所聽睹者近。而所聞見者遠。故君子不出堂序。而海內之情舉集也。搖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徧。拊其本。則徧搖矣。張網者。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則勞而難。引其綱。則魚已囊矣。主道約。君守近。凡役萬形。得一乃成。一也。制令兩也。從聽。故知一則明明。兩則狂。聖人擇兩法一。一立而萬爲用。則天下治矣。雖然。有臣之勞。君乃得逸。故治大者。宜簡莫簡于

君而相次之。治小者宜密。莫密于令而守次之。龐士元之簡令而君也。隋文帝之密君而令也。皆失其體者也。

政體篇尾

亂分篇

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爲百人分也。分未定也。積兔滿百。行者不顧。非不欲兔。分已定。故也。分未定。則聖人屈力。分已定。則鄙人不爭。故治國先定分也。昔匡倩對齊宣曰。儒者不博。不弋。不瑟。惡博之殺臬也。弋之下害上也。瑟之大小易序也。此名分之說也。冠雖敝。首必戴之。履雖新。足必踐之。尊卑諱無辨。與名器一假。僭逼遂生。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腓大于股。難以趨走。一棲兩雄。其鬪顛顛。一

家二貴。事乃多廢。木枝扶疎。將塞公閭。故上
之人。決壞聖人之藩墻。下之人。亦以禮教爲
疣贅。苟鏹不固。緘滕不攝。則胠篋探囊之小
盜入。固扃鏹。攝緘滕。則負篋擔囊之大盜至。
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毫實殺子游。齊渠丘
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漸不可長也。世
不復振。衰以仍衰。曠世而擬。不少桓靈。越國
而求。皆猶崔子上失扶寸。下得尋常。而要之
皆自君胎之。故侯同壁馬之賜。周惠王實以
禮假人。婦執幣。王之將魯。莊公先去制。爲亂。

原缺

正名篇

名分所以維世也。今夫遇衝堤之水者，得尺土而可憑，天子堂高九尺，所以防衝隄之患也。刻木人而拜者，析爲薪而猶忌，人臣拜下之禮，所以示人之知忌也。故國家之勢，隆一而治，二而亂。天下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君不見夫僕者，十人而從一人，寧知不勝而力不若耶？分在也。分之所在，一人居深宮，傳盈尺之紙，而風驅霆行，殺生人于萬里之外。瘠夫羸老，付之寸印，進退萬夫，如羊彘然。

故明主之正名也。使人視君父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分。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是故以晉文之功，可以賜享，而不可以許隧。于奚之勛，可以予邑，而不可以請纓。誠重之也。桓公以葵丘下拜之禮，明周室之尊。仲尼以黍不雪桃之言，明名分之重。漢高用董公遮說之策，而激天下之心。趙襄賞高赫守禮之功，而存萬世之分。名之所係，其重如此。故周公閱聘魯，而辭昌獸形。蓋之享，管仲入周，不敢與上卿之位，卻至不

受懸享于楚。穆叔不拜。肆夏于晉王導不敢
並御座之照。苟或不忍見。九錫之加。非以明
分哉。其他魯人投夷維之禡。鄒臣卻齊潛之
吊。仲連不許新垣之帝秦。邾婁不受徐君之
含玉。王孫滿折問鼎之楚。子嚴延年効易主
之霍光。季孫不受莒僕之逆。子路不要小邾
之盟。張昭叱邢貞之下車。劉子羽禽范瓊之
悖禮。董狐嚴趙盾之書。李勉彈崇嗣之慢。皆
兢爲名分計也。孔子見遠至之人。荷杖而問
公。搏杖而問父母。置杖而問兄弟。杖步而問

妻子石窳之見亡者先問君免。次問父免。而
余不及焉。孔子以六尺之杖。明情分之後先。
銳夫人以兩問之語。明大倫之輕重。此言雖
小。可以喻名分矣。

正名篇尾

感應篇

上者感也。下者化也。昔直躬証父。而令尹曰。直于君。曲于父。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三北。而曰有父在。君子孝之。夫父之孝子。君之北臣也。令尹誅而楚奸不上。聞君子賞而魯人易降北。則上下之間。可不慎所風哉。榮啓期三彈。而孔子三日樂。鄒忌一徽。而楚王終歲憂聲所感也。韓獻子中御。邴夏關弓。而不敢射。鍾儀對不失辭。晉侯再拜而解其繫。禮所化也。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

孫叔解其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技所神也。聲容伎藝深入如是。况下之感上哉。列子顧後觀影而知枉直。隨乎形。墨子見染觀絲而知蒼黃係乎入。乃知劍不徒斷。車不自行。或使之也。故居食有所漸。則蝨處頭而黑。麝食栢而香。頭處險而瘦。齒居晉而黃。氣化有所釀。則陰陽相搏。不根而生。芝菌燥濕相育。不母而生。蝮蟻臭味有所交。則梨接桃者其實甜。梅接杏者其實苦。形體有所肖。則胡夫越婦。其子髯面而跽足。蠻夫羗婦。其子拗鼻而昂。

首。此皆感之所致也。故后宮有大練之衣。則天下必以羅跣爲羞。大臣有蔬食之風。則四方必以膏粱爲耻。夫齊之紫衣。以君爲好。惡鄒之長纓。以主爲垂斷。是以士會當國。盜逃于秦。吳起吮傷。下多死士。郡有龔遂。而買劍者易牛。邑有王彥方。而盜牛者不拾劍。宋祖以黃柑感錢俶。而焚香致貢。憲宗以魏博行賞。而諸叛歸心。德宗以罪已下詔。而反者削號。夫感應之機。亦誠神矣乎。故種麥而得麥。種稷而得稷。所不爽也。用民亦有種焉。審其

文
種然後可以得民之用。有如法之所非。君之
所取。史之所誅。上之所使。四趣上下。四相反
也。而無所定。此民所以重從君令。而輕爲之
梗也。雖有十黃帝。不能治矣。

感應篇尾

化民篇

月者。群陰之宰也。月望則蛤實。月晦則蛤虛。君之化民。月之于蛤也。嘗觀少年終日袒裼過衣冠之君子。則逡巡而却退。獵夫引矢于山。過浮屠之宮。則肅容而斂衽。孰謂民不可化哉。黃帝與炎帝戰。板泉之野。帥熊羆虎豹爲前驅。鷓鴣鷹鳶爲旗幟。此以氣致者也。堯使夔典樂。擊金拊石。百獸率舞。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者也。異類可以人感。而况其同類者乎。夫唐氏之魚出于策策。辛氏之

魚躍于堂堂。食之化也。橘生淮南。則爲橘。生
淮北。則爲枳。水土之化也。意氣相感。誠有如
是。故舜耕歷山。田者爭磽确。而讓肥饒。釣于
河濱。漁者爭湍瀨。而讓澄潭。仲尼爲魯司寇。
沈猶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踰
境而徙。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孰謂感之與
應。不如響之與聲乎。是故齊宮作男飾。國婦
皆冠服。燕丹客入宮。國俗出妻妾。晏子作新
車。國人多轂擊。越王式怒。鼉國人爭獻死。宋
君賞傷戚。喪門多毀瘠。吳王好劍客。百姓多

創。癡。明。帝。好。文。學。羽。林。皆。明。經。安。帝。薄。文。執。
學。舍。鞠。園。蔬。善。哉。漢。之。謠。曰。城。中。好。高。結。四。
方。高。一。尺。城。中。好。高。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
大。袖。四。方。全。足。帛。上。下。相。應。理。有。固。然。耳。雖。
然。猶。有。不。可。化。者。軫。沐。之。國。以。棄。母。食。敵。爲。
習。啖。人。之。國。以。拊。肉。爲。孝。義。渠。之。國。以。升。霞。
爲。高。射。姑。之。國。以。水。先。爲。美。此。皆。無。所。施。其。
化。者。鸛。鵠。不。踰。濟。狴。貉。不。渡。汶。天。若。限。之。也。
至。若。豪。傑。之。士。有。不。待。文。王。而。興。者。後。世。之。
主。烏。能。金。口。而。木。舌。之。哉。解。在。乎。奔。蜂。不。能。

化藿蠲

越鷄

不能

化鷓

卵

化鷓鴣尾

去智篇

去聽則聰。去視則明。去智則公。任耳目心知則十步之間而耳不能聞。惟墻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宮而心不能知。以其東至西。梧南撫多顛。西服壽靡。北懷僭耳。若之何哉。故昭侯辨宗廟之豕。申子以爲大察。詹何辨白角之牛。韓子以爲與愚童同功。宋人成象楮。何取一葉之工。朱漫學屠龍徒。費三年之苦。見淵魚者不祥。察眉睫者盜死。故曰。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駢于拇者。

決之則泣。技于手者。斲之則曉。然則知何假
人益哉。列燭然膏。夜光如晝。終不如晝。千甕
抱汲。流水若雨。終不若雨。巧女剪綵。林花如
春。終不如春。三軍槌鼓。聲聞若雷。終不若雷。
任天者。便任人者。勞也。況知有所用。則有所
蔽。故心在朱人。襄子不能調。二易之馬。心弛
慮亂。白公不能知。貫顛之技。心在遠畧。則荆
莊不能見。莊躄之亂。心窮。秦穆則宋武不能
保。七行俱下之。斂作環舞者。宮室皆轉。暇回
流者。頭目自旋。非宮室。亦水之如。有感之也。

故求事者未必知事。而知事者乃出于不事。聖人以必不必。故無事。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事。多事者其始以知用之。其中以知失之。其終復以知增之。以知增知。是猶颺火而使無焚也。撓水而求其清也。與人窮單車之力。爲軸之折也。因加軸其上。以爲備而不知實趣其折。楚王佩玦而逐兔。虞其破也。因備兩玦以爲用。而不知兩玦相觸。益疾其破。噫。今之人。辨非坐堂。觀猶在井。力薄迴瀾。才虛照石。而欲增知。故以窮于九天之上。九天之下。

文市精配

二卷

二十

漢上關

不亦難哉。

去智篇尾

伺察篇

日月經乎中天而光被四表。雷霆震摺乎上而大畏民志。如日月曰。吾依依焉。暗室必至。則小乎日月矣。雷霆曰。吾轟轟焉。遶天下求不道者而擊之。雷霆不已。褻乎。宋人語曰。一雀過。羿必得之。則羿誣。以天下爲羅。則雀不失。夫知奸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已之伺察爲之弓矢。則君子誣矣。故以知治國。國之賊也。見說之弟子。以不解解。師文之琴瑟。以不窮效。漢陰丈人之灌園。

寧鑿隧抱甕而羞爲桔槔之械。周鼎之著垂
寧令斲其指而勒爲大巧之禁。意可知也。今
之人。刻心用知。而神真消索。雖識奸得情。而
盡彫本體。如襄疵伺趙情。而告鄰。秦侏儒伺
左右而發奸。衛嗣君伺縣令之辱。而賜之席。
子產離兩造之聽。而得其情。子之佯言白馬。
以試左右之誠。韓侯固求亡瓜。以占左右之
贗。陽山君聞王之疑已也。乃僞謗膠堅。以知
之。淖齒聞齊文王之疑已也。乃矯爲秦使。以
知之。卜皮聞御史之陰情也。乃使少庶子。以

知之。戴驩聞李史之受笥也。乃遣間輻車以知之。齊之求殺蘇秦之賊也。乃謬肆秦尸以得之。周主索曲杖而神其術。西門豹亡車轄以顯其明。韓昭問黃犢而群吏悚。商太史訊牛矢而市人懼。龐敬僞召公大夫而市者不敢爲奸。趙廣漢爲鉅筭鉤鉅之法。而民不敢匿非。若此者。其一時非不稱神。然而用億任。逆去真體遠矣。故知者不費伺察。不煩發摘。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見瓶水之米。而知天下之寒。嘗一腓之肉。而知一鼎之調。蓋

惑載中虛。荆棘自起。無問其名。無窺其情。物
故自生。故曰。塞師曠之耳。膠離朱之目。橈工
倕之指。削隱怪之行。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

伺察篇尾

失政篇

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君子之政。以德不以刑。使民闇行。若有嚴刑于旁焉。子產相鄭。刑三殺一。而桃李之垂不援。雖刀之遺不拾。尹翁歸治河東。取一警百。而吏民服。仇香以鸞鳳而化孝子。劉寬用鞭蒲而消梗民。則煩刑何爲者哉。顧天下亦有非鈇鉞莫能威者。夫庖丁之解牛。十二年而芒刃不缺者。以衆理解也。至于籠髀之所。非斧則斤。今恩厚者。人主之芒刃也。而剛健者。人

主之斧斤也。天下亦有體解釋斧斤而用芒刃。不缺則折矣。故夏日積陽萬物銷鑠。冬分其餘暴者爲熙和。年旱而雨。幸雨者如越國見父兄月旱且雨。如孤寂遇故人。若淫雨不息。則人將仇之。然則義固不可勝。而仁亦不可流也。夫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人狎而翫之。古之仁柔者。若平陽君以目殺人。趙王竟以權寵之盛而不誅。竇憲以勢侮公主。章帝竟憐皇后毀簪之請而不問。章惇廢孟后。哲宗明知壞我名節而不能戮。恭顯害望之孝。

元日泣殺吾師傅而不能戩。田氏之盛齊景不能裁。乃登臺而發。誰有此國之歎。石頭城之惡。晉元不能討。乃致爵而令百官之朝。劉向奏王氏之勢。天子僅止于嘆息。悲傷李綱劾梁氏之權。順帝僅止于面許。其是京房指主上之奸。漢帝徒云已諭。司馬指惠卿之類。神宗爲之默然。周墀陳赧獻之擬。文宗自謂不若。所謂君道乾健。果安在哉。國事下移。冠履倒置。即有不能堪者。不過發冲帝跋扈之言。抱唐宗家奴之憤。效譙王鉛刀之割。其能

正法者則國忠誅而無補天子之幸蜀京攸
貫勛賤而無挽戎馬之及郊梁冀殺而非爲
宗社之正法亦何造于國而爲之哉。

失政篇尾

仁柔篇

金以剛折。水以柔全。山以高移。谷以卑安。函
堅則物必毀之。剛斯脆矣。刀利則物必摧之。
銳斯挫矣。威鳳以難見爲神。故聖人以深爲
根。走麝以遺香不捕。故聖人以約爲紀。淮陰
隱勇于胯下。不損其龍躍而虎視也。應侯韜
奇于溺蕢。不妨其鸞翔而鳳起也。故明而晦
用之。剛而柔出之。是以執雌節者。無爭雄之
禍。柔詎不貴哉。顧所貴于柔者。以德歛鋒也。
非以悞釀禍也。語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虻。

之致螫。騏驥之跼躅。不如駑馬之馳步。孟賁之狐疑。不若庸夫之必至。是以晉厲不能御諸卿。而卒申長魚矯之料。魯昭不能制三家。而卒罹乾侯之難。靈臺之飲。衛君怒而不誅。故楮師作難。食黿之羹。鄭君怒而不僇。故子公弑君。渠彌之罪。昭公知而不殺。故辛卯爲逆。子太叔不忍聽子產之教。而起萑符之盜。春申不忍用朱英之計。而有棘門之難。齊王太仁于薛公。太不忍于諸田。而成瓘知其爲亂萌。媿王慈而不誅。有過惠而賞。及無功而

卜皮謂其爲亡兆。桓帝懦弱滋亂。崔寔退而作政論。文宗姑息三鎮。杜牧出而釋罪言。晉武不正。楊駿劉毅方諸。桓靈元帝仁柔好儒。中宗知其亂漢。是以呂范不竄。蔡確謂之絕。惡不嚴。高宗不主李綱。謂之英哲不足。蓋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是以靈帝去董卓。而得曹操。魏孝武遜高歡。而遇宇文。皆持德不剛。故無之。而能制也。他如李斯不欲倍扶蘇。而卒搖于趙高之三說。伍被不欲從叛逆。而卒奪于淮南。

之二心。二人者。皆以不決致咎。所謂受仁柔之禍者也。

仁柔篇尾

用人篇

無爲者。用天下而有餘。有爲者。爲天下用而不足。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上與下同道。則不主。故古之王者。不我賢。愚。因賢。愚。而賢。愚。之不我。是非。因是非。而是非。之。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富。雖。窮。海內。不自有也。折節以待士。厚祿以予人。故能成天下之功。後世之主。襲用。人之名。而不得其用。雖有所任。僅靡以虛名。故賞賜則歸近習。服役則在臣工。世太則

養優伶。難至則用將帥。夫役則賞之。用則養之。所賞非所役。所用非所養。而欲以成功。非所聞也。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鶩鶩有餘食。下宮曳綺羅。而士不得以爲緣。夫財者君所輕。而身者士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所聞也。甚則惡賢者之樸。而更進不肖之麗。忌賢者之直。而更引不肖之諛。是猶騎者惡馬之奔蹏。而更取偶馬跨之。其能行哉。夫賢不肖之別。尤狼莠與嘉谷並茂。而味則遠矣。駑驥同轅。伯樂爲之咨嗟。玉

石同楛。和氏爲之歎息。賢愚共貫。則能士匿
謀。真僞相錯。則正士結舌。雖有賢人。與不肖
同。以是求士。尤桀然負建鼓而求亡子也。臣
不遇主。箕子佯狂。接輿避世。孫叔敖三去相
而不悔。於陵仲子。辭三公而爲人灌園。賢士
伏處太山。嵯岩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栗乎廟
堂之上。其何能天下。故王導首告瑯琊。在用
顧賀以收人望。真德秀入對。在用賢臣以結
人心。良有見哉。故曰。人君樹風以感士。即九
九之枝。不可棄也。非是則莫與集衆思也。修

德以召士。則燭_燭之_燭火。不可不明也。非是則
莫與致_致也。用人者如此。庶幾得士矣。

用人篇尾

課官篇

磐石千里。非富也。象人百萬。非強也。今地不
墾而官多曠。與磐石象人同矣。故用人不可
不審也。視鉛錫。察青黃。歐治不能以必劍。水
擊鵠。雁陸擊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
察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則臧獲
不疑。駑良。故試官課功。所以試龍光而辨汗
血也。今用思慮。揣得失。智者之所難也。無思
無慮。挈前言而責後功。愚者之所易也。叅愚
者之所易。以收智者之所難。國不易治哉。是

以明主重之。因才授任。因職課能。不以弊資人。不以進阻人。欲除請託之行。則如符堅之責所舉。欲稱才官之任。則如趙葵之擇所因。可也。超擢以待豪杰。則如寇準之用不以次。淹貶以待匪人。則如王旦之勿相小人。可也。畧短用長。則任小事糊塗之呂端。因人知行。則任寵辱不驚之盧承爵。可也。去鄉舊之弊端。則郭攸簡杰俊之說可行。占官吏之廉否。則歐陽修設觀察之任。可舉也。楚人之苗患。踐而乘輿。輿乘而踐。益衆。韓人之馬患。癩而

立廐正。正立而馬益癯。故冗員當汰也。李陵而廢步伐。不旋踵而敗。造父而事疾驅。不崇朝而逸。故資格難盡廢也。言可用則寬其人。勿如駟歇殺鄧析。而用其竹刑。人有過則許其新。勿如晉錮欒盈。而處之極。至是則賢才樂于自効。而不敢愛其身。僉壬畏其嚴明。而無所售其巧。康哉之歌。可坐而聞乎。不然。課之無法。稱之無衡。使愚詔智。使不肖臨賢。將百姓賤之。如佞。惡之。如鬼。欲相與伺間。而投籍之。去逐之。欲百姓無議我。胡可得焉。

文市指附

二卷

課官篇尾

三十一

慎任篇

陽成義渠明將也。而措于毛伯公孫。曹回聖相也。而關于州郡。蓋求金于沙。揚之汰之。不爲不精。及投之洪爐。火烈金鎔。飛者鉛錫。沈者瓦礫。選才者覈之。正欲無瓦礫也。是以明君用人必慎重之。代宗欲相李泌。而試之以刺史。宋祖欲以邊光范爲中丞。而試以御史臺。藝祖謂翰林宜宿儒。而責之實儀。太宗以學士爲清署。而任之張洵。錢若水。宋祖設叅知政事。以分相權。設文臣知州。以分刺史。何

任人之有制也。唐玄置相。必問如九齡。宋祖置中丞。必得如溫叟。何求人之慎也。蓋納陛止輦之君。重之于上。連茅拔茹之臣。自不敢輕之于下。如山濤甄陶人物。著爲格事。呂公弼奏罷冗員。克清仕塗。朱浮懲守宰。數更而請行久任之法。王嘉以守相屢易。而請復文帝之舊。杜預立黜陟之課也。委以達官。彈以監司。而奸弊以杜。左雄上久任增秩之議也。限年有令。謬舉有禁。而選路爲清。此皆用人之龜鑑。而有國者之所當行也。後世君濫爵

祿士急進取。進人者有如拜乞。而求進者不
如市貨。王戎以三語辟阮瞻。文帝以利口拜
嗇夫。竈養爛羊之誚。委任非人。擢槌盃脫之
誑。銓衡何在。齊制六年一擢。爲小滿。而遷換
靡常。宇文以周禮定六官。而治功罔益。常袞
欲除僥倖。一時之賢愚同滯。崔佑甫欲收時
望。二日而八百同除。蔡京率意更定官制。而
元豐之制大湮。裴光庭請以資格用人。而庸
滯老夫得志。京房作考課吏法。而失于苛細。
少遺大體。劉劭作都官考課法。而七十二條。

徒校米鹽。陳群置中正以定九品。而權在其
手。奸散日滋。劉毅目爲奸府。崔亮以年格用
人。而不問賢否。鴈行魚貫。比魏自此失人。用
賢無術。可勝道哉。

慎任篇尾

器使篇

秦越之幹。鏃以精金。羽以勁翮。加之強弩之
上。立貫犀兕。若用以敲扑。則無異于朽槁之
槌。蜚景之劍。光搖赤日。氣干紫電。使之截盤
匝。斷蛟龍。運掌不畱行。若用之刈穫。則與恒
刃無擇。是故大鵬無戒旦之用。巨兕無馳逐
之才。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鷄。梁麗之衝。不可
以塞穴。各有所用也。故曰。蓬蔕不可使俛。戚
施不可使仰。侏儒不可使緣。滕睞不可使視。
聾聵不可使聽。瘖啞不可使言。如必以用責

人。天下將無全人。故明君不自舉臣。臣相進也。不自賢功。功相徇也。夫士之有才。如耳目口鼻之不可相借官也。使鷄司晨。狐執鼠。以天下治天下。其勢自安。故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慮。此至治之術也。故才苟可用。勿問盜嫂受金之平。畧苟可將。勿問倍母殺妻之起。髡鉗之奴。而爲廷臣之所不及。則不廢其言。養卒之功。而賢王之所不能。則勿棄其計。如是則各授其能。上乃無事。而天下之賢。皆爲之用。夫王良所御。

皆驥。非能增馬也。能順馬之性。作馬之氣。而
以驥待馬。故駑駘皆化。而爲騏驎。使御之無
道。騏驎能展其足哉。世主待士。遇之不如其
責之厚。用之不如其慕之殷。昔秦王見非子
五蠹之書。曰。吾得與其人遊。雖死不恨。及非
入秦。而竟以譖死。漢武見子虛之賦。曰。吾安
得若人。而一見哉。及得相如。而官不過上林
監。噫。彼秦皇漢武者。前何契士之深。而後何
待士之薄也。豈其不能用耶。嗚呼。繞角之役。
析公教晉夜軍。而楚失華夏。彭成之役。雍子

發命于軍。而楚失東夷。州來之敗。子靈通吳于晉。而楚罷奔命。鄢陵之戰。苗賁皇分兵南克。而楚失諸侯。夫析公。雍子。子靈。賁皇。皆楚之良也。而爲晉用。則楚之不能用也。有賢不用。而爲他國資。李斯所謂借寇糧而資盜兵者。可慨矣。

器使篇尾

適用篇

駢騶一日千里。然搏兔不如豺狼。蘭蕙芬芳。兒席然覆垣不及萑葦。猿獼離木據水。則不若魚鱉。歷險乘危。則駛馱不如狐狸。曹沫奮劍一軍不能當。使釋劍而操鉞。則不如老農。故物舍長而責短。則堯有所不及矣。合歡則歌採菱而至。施石則歌噓喚。非無激楚之音。不如噓喚之宜也。卞莊子之入朝也。趨蹌鳴佩。而及其搏虎。必攘袂鼓肘。非忘其鳴佩。不如攘袂之宜也。安陵神童之麗足。以會八音。

而人悅之。則不如瞽師。侏儒之美。蛇啣之珠。百代之傳壁。以之彈鷄。則不如泥丸之勁。今人處繡戶洞房。則襪襪不如裘裳。被風帶雨。則裘裳不如襪襪。以此觀之。隨才器使。不可誣也。昔野人棄子貢之辨。而悅馬圍之辭。越王退吹籟之音。而好邳野之聲。非子貢不若馬圍。吹籟不若野音。各有適也。龐士元不治于耒陽。而治于別駕。蘇秦不置二頃。而善相六國。陳孺子困瘁于治家。而懷六奇之畧。蔣琬敗績于百里。而爲三台之標。人亦各有器。

也。取威距敵。田文不如吳起。而輔少撫疑。吳起不如田文。面折廷爭。平勃不如王陵。而安定國家。王陵不如平勃。分職效能。仲父不如五賢。而定霸爭王。五賢不如仲父。使用之不適。長者有匠斲之悲。短者有鳧續之病。烏能治哉。故荆軻慕燕。卅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圖。長平之策。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非巧于格天。而拙于遇主也。司馬喜廢腳于宋。而卒相中山。范雎摺脅折齒于魏。而卒于應侯。非巧于秦中山。而拙于宋魏也。

用之者未盡明。而使之者未盡恕也。伊尹之興土功也。長脛者使之蹋。錘強脊者使之負。土眇目者使之準。繩偃倭者使之塗。地各盡其力而効功焉。然則用人者。商歌之士。鷄鳴之客。才各有施。可以一槩棄邪。

適用篇尾

擇賢篇

爲人臣者。辟之手。然上以修頭。下以修足。清
煖寒熱。不得不救。莫邪傳體。不得不搏。其義
然也。自此義不明。而忠邪溷矣。後世用人者。
以非爲是。指不肖爲賢。其用之也。誠賢之也。
燕噲賢子之。而非孫卿。故身爲僂。夫差賢宰
嚭。而惡子胥。故滅于越。鄭子都賢慶建。而壅
晉靈。賢參無恤。而亂夫。知賢不知擇。是自以
爲有伊臯之選。而不知實受燕齊鄭晉之禍
也。墨子悲染絲。曰。入蒼而蒼。入黃而黃。五入

而五色矣。人主亦有染。舜染于伯陽。禹染于
臯陶。湯染于仲虺。武王染于太公。使四君非
其染。禍寧有極哉。是故明主慎染。必慎擇之。
人皆窳。不知盲。覺之視。則盲者窮矣。人皆默。
不知喑。問之對。則喑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
聽其自言。則人皆烏獲。投之鼎俎。罷捷乃分。
故官職者。士之鼎俎也。弗授之職。而欲擇人。
是不煩視而定明。不待對而定辨也。如是。則
賢其所賢。非其所非。國不以大壞乎。楚將宋
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宋聽子罕

囚墨翟而敗魯。聽季孫逐孔子而微。頃襄
州右夏以隳其國。懷王內鄭袖外張儀以死
其身。趙王登顏聚而殺其良臣李牧。齊王建
信後勝而殺其故世忠臣。此非不知擇之故
哉。鹿形似馬而逸于馬。豺形似犬而捷于犬。
然有千金之馬而無十金之鹿。有十金之犬
而無一金之豺。犬馬有用而豺鹿無用也。擇
有用之才則得才之用。古之人君每以得賢
受其休焉。是以宋宗親試士期以拔十得五。
士貞子救林父不以殺賢資敵也。噫。衛靈無

道得三臣以不喪高洋殘如桀紂以信賢得
不亡擇賢之効顧不章章著哉

擇賢篇尾

信心篇

今有失火者。一人欲奉水而灌之。一人將操火而益之。二者俱未至。而心之所分。人品判然。若天淵矣。故心之端甚微。當辨其真也。君子觀人。必知其心。心之所是。雖有失而不罪。心之所非。雖有功而不賞。秦西巴不忍一麋。而孟孫以傳其子。箕鄭不動壺殮。而晉文以諒其節。章子不倍父言。而齊威以知其不叛。陸抗當兩軍之敵。而知羊叔之不醜。孔子聞登臺之變。而度季路之不生。誠有以察其心。

也。他若吳起殺妻以求將，而齊卒踈之。要離焚家以盡忠議者，短焉。易牙膾子以食君，而管仲以爲不仁。梁車執法以則姊，而趙成以爲不慈。樂羊烹子而得中山，而楮師贊以爲大忍。是故曾從子請爲衛相，劍于吳，而衛君疑其將用之于衛。嗇夫以琴環悅中行氏，而文子恐其將以中行行求悅于人。侯景投梁，而背高歡之德。蕭介知其必復，背乎梁，然則立心可不慎哉！昔伯嚭以吳庇越，句踐殺之。丁公以楚翼漢，漢高斬之。夫二君者，豈仇德我

而爲是寡恩哉。不以一人之私德揜天下之公非。正誅其心以垂之戒也。顧世又有事則同而心則異者。如田伯好士以尊其君。白公好士以亂其國。公孫友自刑以尊百里。豎刁自刑以諂桓公。周公金籐以存周。王莽金籐以篡漢。伊尹難出以重道。殷浩難出以養名。其用心則同。其所以用心則異。是可庸不辨乎。吾獨慨夫世道浸衰。知人心杳。以比干之七竅而爲受辛剖。以武穆之精忠而爲宋高戮。所謂佯僵覆酒之妾。不免於笞也。是以明

主之治。上欲易事。下欲易知。如光武之乘騎。
按部赤心。以待銅馬。如宋祖之卮酒共飲。推
心以待劉鋹。期以其心爲天下知。又何難于
知天下之心哉。

信心篇尾

公利篇

財賦安危大計也。利出一空，其民無敵；利出
二空，其民半用；利出十隙，其民不守。經國者
可視爲細故哉。理失其道，則天下敖焉。若焦
雖爲之衣褐帶索，啜菽飲水，烏能足之。旣以
渴其源而焦天下矣，是故有道之君散財，示
天下不藏也。惟不藏可以守至藏。故晏子賀
藏臺之火，而欲其藏于下。鄒穆斬鳧鴈之粟，
而欲其遺于民。此其意顧不善與。武王克殷，
散鉅橋菽粟，以利下。漢王入秦，田苑囿園池。

以予民。漢文屢詔賜年租之半。宋文祖徃止歲賦之中。先武以冗祿傷民。而即位之日。行並縣損吏之政。以師旅傷費。而收兵之後。復三十稅一之舊。彼豈故輕實哉。重在民也。是以晁錯請重粟以重務本。玄齡見利害而領度支。林勛上政本之書。司馬議差役之法。張裁緝井田之編。朱熹陳經界之便。師丹立限田之制。趙過教善田之術。非拳拳爲民之意乎。及今法之所垂。若利于民者。則長孫平立義倉。而凶不懼。考亭行社倉。而民不歎。耿壽

呂立常平。而谷價自若。楊於陵通谷帛。而兩
稅稍舒。若無害于民者。則劉巴權變鑄錢。以
濟一時之急。鄧艾屯淮漕河。以給東南之用。
劉宴均輸轉運。而民常得其養。楚材借足金
緡。而稅不盈其數。皆利下之法也。他如馮煖
焚券以募義。尹鐸損戶以憂民。文彥博止保
馬之法。劉摯沮粥祠之令。保甲害民。而韓維
請易青苗爲害。而鮮于侁不行。子產作丘賦。
而渾罕有譏。季孫問田賦。而孔子不答。陳恕
承委三司。而以不習金穀爲辭。范純仁承命。

均稅使而以不就爲却。張大遜爲轉運而王
旦以推利爲戒。噫。可爲公利規矣。

公利篇尾

攘奪篇

天下之財聚之則歛散之則裕故府庫充百姓貧是謂上溢下漏召寇之道也夫君民父子也父而權其子父雖利如子何故所貴父母爲其遺赤子以利而不爭夫錐刀之末也今鷄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拊背以奪絲毫之利惡在其爲民父母乎其究也立人之所怨聚人之所爭百計陰奪甚于晝攫之晉人無隙妄求類于覓緇之澄子魏稅入市稅邸店而百

姓舉嗟。宋行銀關，行推排，而尺地皆籍，唐括戶口田賦，取間架除陌，而天下盡弊。漢筭車船，筭鹽鐵，榷酒酤，而海內虛耗，是烏知鹿臺之財，爲紂亂階，碩鼠之刺，爲魏怨藪，而洛口之倉，爲奸雄掩襲之資歟。而爲之臣者，非孔僅則咸陽，非楊炎則趙贊，非稅茶之張洎，則借商之常都，非置自椿錢之朱勝非，則請買公田之賈似道，非病民之薛向，則置大內之第五錡。君欲可縱，則爲仙客之月進，君心可罔，則爲延齡之羨餘。恐上之責效，則爲帝堯。

失鯨之論。誘上之好大。則爲景德會計之編。克上之內帑。則爲豐亨豫大之說。由是禁錮可贖武爵。可賣三十年之租。可併徵于亡國。何難哉。蓋常論之專利之君。剖身藏珠。教民以奪。而欲求免。是猶處女珮珠玉。戴黃金。而過中山之盜。雖爲之逢蒙視。拙要腕脰。君虛屋妾。由將不足以免之矣。嗚呼。白公多藏而石乞危。歸父懷貪而晏桓懼。王戎持籌而君子鄙。季倫善積而金谷焚身。申侯專利而楚文遺璧。貪利者可不戒哉。噫。公儀之家。焚杼。

君子以爲守。燕文仲之妾織蒲。說者謂爲爭利。義利之辨。蓋亦微矣。

攘奪篇尾

儉潔篇

夫儉與潔。人主之美德也。三皇五帝之留察也。是故居取其容身。豈必瑤臺瓊室。衣取其適體。豈必齊紈蜀錦。食取其養生。豈必猩唇雜炙。鸕翠象豹哉。堯安陋于土階。舜戒于塗糝。漢文慎衣于曳地。光武擬陵于丘隴。隋文服浣衣而食單俎。宋祖戒翠羽而靳金輿。仁宗忍燒羊之饑。桓公去肉食之獸。鄭黑肱歸邑。臧祭守貴而能貧之戒。叔敖乘棧飯糲。有豐而能儉之風。行父妾不衣帛。馬不食粟。

祭遵身無奇服。家無私財。蕭文終垣屋不治。孟獻伯輿馬無二。皆以有餘還造化。而以不盡遺民間也。蓋財利侈之吾身。則爲無涯之壑。而公之天下。則爲有用之貲。是以張安世辭祿。而使無名。錢滿都內。疏大夫公積。而不以財累子孫。子罕之却玉。以不貪爲寶。田仁之辭金。以辱先人爲辭。管寧揮糶。而不肯顧金。馬援散錢。而羞爲守虜。竇嬰陳賜金廊廡。而待取于軍士。至今猶卓有聲稱焉。柰何驕君侈士。專利以肥己。耗財以廣欲。尚興作者。

鄙前人爲田舍翁賣官錢者。嘆先人爲無家
居。違不塞者。納鼎而寵賂章。馬不全者。入仕
而家累萬。建元之貲費。單盡地廬。天寶之金
帛。輕如糞壤。石崇以蠟代薪。王愷以飴澳釜
何曾以萬錢爲食。奢之流敝。寧有極哉。噫。虞
叔不以匹夫懷璧。而名施到今。衛文侯不以
多用費財。而國富百乘。則奢之失。固不若儉
之得矣。

儉潔篇尾

節用篇

江海之流不足以滿漏卮。天下之粟不足以盈無當之管。用至于費出百孔。漏卮也。無當之管也。日費一金。甚于穿窬之百。而况于百孔之費乎。是以霍光承凋敝之後。而杜延平請儉約以回天。范宣布重幣之交。而子產寓勸書以相止。賀琛陳四事。而獨切奢侈之弊。陳恕爲三司。而不吝錢谷之問。均輸之資。朱暉鄙爲負販之類。安石之法。畢仲游指爲利藪之區。置朔方之議。雖閣于時事。而實爲省

事之箴。罷珠屋之疏。雖見爲麗言。而實爲防
漸之道。蓋天下之利權在上。而君志逞。則爲
侈用之端。天下之利源在下。而國用侈。則爲
剝民之柄。是故君子寧廉取而少施。毋寧濫
用而多求也。雖然。天下固有儉而無裨者。今
人見燎衣。則必駭。見棄食。則必驚。衣無用之
人。是燎之也。食無用之馬。是棄之也。而人恬
弗怪。故公孫弘布被。是駭燎衣也。而不能駭
漢武濫衣之焚。晏平仲豚肩不拊豆。是驚棄
食也。而不能驚齊景千駟之棄。彼二人者之

儉。何造于兩朝哉。是以齊太祖躬儉約。同金
土。而未聞其齊之昌。晉世祖焚雉頭。麻牛紉
而無補于晉之弱。漢哀敦儉素。減冗費。而竟
以信讒取敗。孝元罷宮館。省獸馬。而卒以柔
弱不振。梁武衣布飯糲。三年不改。而不能救
臺城之危。王導無重帛。無儲谷。三朝不易。而
不能伸討賊之義。如是而儉。亦數米珮鑰之
流。不能爲有無者也。

節用篇尾

計晚篇

海上之鷗。識機心而輒舉。從遊之蜻。以友屬。而不來。知者之知禍。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古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翰相頰。如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尻。投伐相胸脇。管青相臍。陳悲相腹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十相不同。皆見馬一徵也。而知馬良否。非獨相馬事。亦有徵。聖人上知千歲。誠有自來。而綠圖幡薄之所從。生也。愚者多暗。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津。迷者不問途。即溺且迷。而後問。

辟之臨難鑄兵噎而掘井欲濟何及威公不
得飲食而後知用三子之非二世兵至望夷
而後知壅蔽之患夫差自刎甬東而後知妻
越之爲禍齊簡被攻廟中而後知不用執言
之失此所謂不察奸而致禍者也商君極身
無二而竟以車裂白起血戰帝秦而賜死杜
鄴吳起振楚而卒以枝解大夫種伯越而身
首易處霍子孟造漢而禍及其族此所謂不
知止而入禍者也明皇不斬祿山之敗而卒
以畜禍梁武不斥侯景之附而竟以養亂張

東之陷于三思以不用薛季昺之計寇準之
排于丁謂以不用王旦之言此所謂不去蠹
而致禍者也夫至于宋真覺欽若之奸于旣
死隋煬悔獨孤之悞于旣敗齊桓欲蒙袂不
見仲父夫羞愧以面目見子胥則爲計已晚
矣甚至于蒙恬不弼主而咎地脈項羽不知
人而歸天亡武安不知足而罪坑降則爲見
愈非矣隋皇之對鏡曰好頭頸誰當斫之李
全令之把臂曰是吾手否噫此尚可與言哉
憂之所使則慮亂者不知貫願之策利之所

卷之三
牽則攫金者不見滿市之人志之所鼓則狂
躍者不知溪壑之大噫無怪已。

計晚篇尾

幾先篇

鷄忌隼而不忌刀。釜魚不畏網而畏鷓鴣。鵲知風而下巢。而不知來人之覆。神龜能見夢。而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能七十二鑽。無遺策。而不能避。剗腸之患。燕雀之處。堂子母相响。而不知焚突之烟。蝨之處。豕鬣。自負堂。囿而不知湯沃之具。其知短也。惟明達之人。先事而見之。觀人之言色。而知其腹心。觀國之政事。而知其興亡。故晉臣欲休楚。以圖內憂。山濤請釋吳。以爲外懼。助元之比。軍未出。

而趙範獨先見其非完顏之亡徵。未見而一人獨望門而哭。凡此皆見其幾者也。昔蹇叔送子之師曰。吾見其出而不見其入也。趙母論括之將曰。吾懼喪國之師而坐其母也。晁父見錯削藩以安劉曰。吾懼劉安則晁危也。知過一人耳。韓魏貌矜而知智伯之事變。韓魏屬視而知智伯之言泄。韓魏不從而知智伯之族滅。一齊桓耳。伐莒之謀登臺而東郭牙識。伐衛之心退朝而衛姬覺。釋衛之念出朝而管仲知。此豈別有術哉。誠中形外之驗。

微于肺肝。將興將亡之兆。神於龜著。理固然也。孔子曰。以石投水。沒者取之。以水投水。易牙辨之。其比之謂乎。雖然。天下之事。亦有不可測者。牛缺之遇盜。以知見殺。孟賁之渡河。以不知見虢。知不知。不足據也。張毅修外。而病攻其內。章豹養內。而虎食其外。內與外。未可憑也。山中之木。以不材全。主人之廌。以不材死。才不才。不足信也。寶珠亡而池魚死。渡江兩而湘山赭。楚猿亡而林木禍。一牛失而邑人災。天下之類是者多矣。此又知之所不

又三推帖

二卷

及知也。

幾先篇尾

避禍篇

趙媼嫁女臨去敕之曰慎勿爲好女曰不爲
好將爲惡耶媼曰好尚不可爲况惡乎甚矣
歷世之難也稽中散之行已峭潔薛道衡之
造語精微此則何罪而見殺非以其爲好耶
海魚有吐黑水庇其身而遊者人因其黑而
漁之其所以庇者乃其所以禍也故君子行
已必慎雖隕葉恐其碎盧雖見蟻且憚置足
也紂飲長夜一國皆失日而箕子以獨知爲
危曰成登眺慙濕火之西而隰丁以知心爲

患無者祝子罕司城朴之以消徇楊齊人田
武仲武子沮之以去難本昔范文子直言武
子杵擊之上是將危父也子產忠於鄭子國
譙怒之曰是將爲不忠者忌也伯宗好鯁直
其妻戒之曰是將及于難也戰國處士橫議
世主爲之前驅而卒有坑儒之禍東漢處士
標榜公卿爲之所節而卒有黨錮之難竇嬰
謝病而與世提論高下遂以爲禍階楊惲告
免而作歌南山孫會宗以爲危道夫虎豹之
文來田獲徂之便執麋之狗來籍可勝道哉

故君子之處世也。居欲深，不欲淺。行欲晦，不欲顯。無爲名尸，無爲知主。孫叔敖請邑沙間之地，而九祀不絕。范蠡請泛湖海之舟，而一領獨全。知過知智，滅而先避其禍。改姓爲輔，伍胥知吳沼，而屬後於鮑。別氏爲王，他如郭公之接盧杞，必屏侍妾。邛林宗之避黨禍，不爲危言。馬援以謹勅望諸子，而以刻鵠畫虎爲喻。王景以黜沈滄，深矣。人明華松栢爲比。此皆以禍君子也。鳥高飛以避矰，鼯鼠穴神丘以避重鑿。意旨知也。人。

逃禍第九